

Beyond the Industry-Centered Model: the Future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Zhang Yanshuang

Abstract: For the past 100 years the role of a journalist was to find information, shape it into an accurate news story and transmit it as quickly as possible to a mass audience through mass media. Nowadays information is no longer scarce, breaking news is no longer the province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 and the influence of mass media is declining meanwhile personalized news gets trendy. Like many news organizations, journalism education programs are unprepared to respond to such structural changes in this all-media environment. The present response has been primarily to expand technology training and reorient media sequence and development tracks. This paper recommends a realignment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from an industry-centered model to a community-centered model, in order to reengage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a more productive, more vital role in the future of journalism. A community-centered focus can reconstitute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to match what is taking place in journalism outside the university.

Key words: Journalism education; Journalist; Industry-centered model; Education reform; Community

超越“业界中心主义”的未来新闻教育

张艳霜

摘要: 在过去 100 多年的新闻实践中, 记者的角色一直都是查找信息, 将其塑造为准确的故事,

作者简介: 张艳霜,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

文章引用: 张艳霜: 超越“业界中心主义”的未来新闻教育 [J]. 中国新闻评论, 2021, 2 (3): 83-91.

<https://doi.org/10.35534/cnr.0203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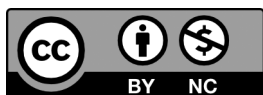
并通过大众媒体尽快传送给广大受众。今天，信息不再稀缺，突发新闻不再是专业记者的独家所有，大众传媒的影响力正在下降，新闻消费呈现出明显的个性化定制趋势。像许多新闻机构一样，高校的新闻教育显然尚未有效地回应这样的结构性变化，目前的关切主要集中在扩大技术培训、调整媒介序列及发展轨道上。本文建议将新闻教育从业界中心主义的模式过渡到以社区为中心的模式，让新闻教育在未来的新闻业中发挥更富有成效、更重要的作用。以社区为中心的模式可以重构新闻教育的理念，更顺应当下新闻业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新闻教育；业界中心主义；教育改革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近一二十年来，我国高校创办新闻院系的热情有增无减。1994年以前，全国新闻学类专业点仅有66个，1999年高校掀起扩招潮之后，这一数字迅速膨胀，目前全国高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布点超过一千个。根据教育部2019年7月发布的《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822万人。其中设有新闻传播类专业的高校有三百多所，经估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学生占总校在校生人数大约百分之一。这些高校中有综合性大学，也有理工类、师范类、财经类、政法类高校，有一本院校，也有二本、三本院校。新闻院系遍地开花，一是因为创设门槛低，二是市场需求大。然纵观我国新闻传播专业的教育现状，仍然是以行业导向的理念驱动，固然适应了学科对于实践性的强调，但从当下新闻业的结构变革与长远发展来看，我们需要思考更富有成效、更符合未来社会需求的新闻教育理念。

一、当前的新闻教育现状

因历史及机构设置等原因，大部分高校的新闻专业课程或多或少都是以行业导向的职业训练为主。我们今天所教授的往往基于对新闻的大规模生产实践基础上，暗含了一种传播过程是从生产方到接收方的传统理解。如凯瑞（2000）所言，新闻教育是在“记者时代”（the age of reporter）诞生的，届时记者的角色是发现信息、撰写准确的新闻故事，继而通过大众媒介将其

尽可能迅速地传达到大众^①。如今的新闻院系更加多元，培养的毕业生中有很高比例并未从事记者行业，然而我们对于新闻业的标准认知仍然集中在对新闻记者及其信息采集、评估、生产及发布的基本功能的培养。

这种新闻业的模式，被新闻院系所教授，也被新闻机构的实践所采纳，已存在许多年。新时代背景下的新闻教育，即使加入多媒体手段、采用新的故事讲述技巧、在互联网上发布新闻等实践，也并未改变这种模式的本质，即：新闻专业学生所学课程都是按照新闻生产的顺序组织的，而在初期的课程中记者的角色都是重要主题。所使用的教材也都未脱离基本框架，除了案例有所更新之外鲜有大的变动。学习关于写作、报道及生产新闻故事的“正确”方法构成了课程的基本内容。通常学生还需要完成一定时长的实习以获得相应的实践技能学分。这种融合课程、实践经验及实习经历的专业配置强化了学生关于新闻业及其实践方式的特定认知。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对于这种教育模式的质疑与争论都不是新鲜话题。2020年5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将取消新闻本科的消息，更是在新闻教育工作者及新闻专业学生中引发强烈反响，直指当下新闻专业教育与实践之间的鸿沟，也凸显了新闻学子的困惑和不满。学生在抱怨“大学四年没学到东西”“知识面过窄”“跟不上就业形势的变化”等，背后所蕴含的问题不止是新闻专业该不该招本科生，也包括新闻专业学生该接受何种教育？大学本科该培养通才还是专才？而回答这一系列问题绝非易事。在此之前，我们应该梳理一下长期存在的行业导向模式是如何主导新闻教育的，以及对此模式的反思。

二、前信息时代的新闻教育模式

（一）业界中心主义的新闻教育

从新闻学创建伊始，其理念就是为报业训练学生。1917年，蔡元培建议徐宝璜给北大文科各系开设新闻学的选修课，介绍欧美各国新闻概况与理论，培养新闻人才，这标志着中国高等新闻教育的开端。包括后来创立的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其宗旨“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中国第一本新闻学刊物《新闻周刊》，其宗旨“便会员之练习，便新闻学识之传播，便同志之商榷”^②，其目的都在于推动新闻理论与新闻实践，最终服务于新闻事业。从具体内容来看，新闻研究会（后改为新闻学研究会）的任务有六项：新闻的范围、采集、编辑、选题、新闻通讯法、新闻纸与通讯社之组织。这也基本奠定了新闻教育长期以来的课程

① 詹姆斯·凯瑞. 关于美国新闻教育的一些个人看法[J]. 新闻学, 2000, 1(1): 12-23.

② 王春泉. “中国特有之新闻学”之历史言说——张季鸾《中国新闻学会宣言》绎读[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9(3): 1-14.

内容体系。

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新闻院系又增加了广播、广告及公关课程,有的增加了设计、管理等课程,教授不同类别、不同领域的新闻报道。有的只提供本科教育,有的只提供研究生课程,有的两者兼有。然而,贯穿新闻学发展的历史,新闻教育的中心议题都是以业界为导向,旨在为媒体行业培养人才。这在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新闻院系的培养方案、新闻业务教师与新闻学者的分野中都有明显体现。然而与此同时,曾经形塑这种教育体系的新闻机构在苦苦挣扎,公众对于其新闻产品的需求已下降。像其他行业的发展趋势一样,信息市场被其他更高效、更细分的内容创新企业所瓜分。我们以往熟知的那种以特定文体及惯例生产的一般新闻,已经无法满足今天的受众,因为他们在信息娱乐方面有了更多选择。互联网及手机等新媒体的普及,极大影响了信息生产、消费、付费的方式,对传统新闻机构产生了全方面的影响。

在这个充满破坏与失调的时代,维持原有的教育实践只会增强这种不满意现状,其本身就是一种“帮倒忙”,有损大学教育的公信力。具体来说,这些“不适应”主要表现为:旨在培养专业人员,尽管非专业化已是趋势,且“专业”这一术语本身就有争议。教授的技能只适用于单向传播,使学生社会化以适应新闻采编的要求,而非参与批判式探索。这些模式都人为地将理论与实践割裂开来,强调“最好”的新闻实践方而非更“新”的实践,学生在此基础上培养的能力无法充分地应对剧变的环境。

(二) 培养新闻专业人员

中国的新闻教育是伴随着新文化运动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办报热潮诞生的。借鉴西方的新闻理论与实践,为报人、编辑、记者们提供更好的新闻教育与训练,可以提高报纸的内容质量与运营水平,更可以影响社会,参与到当时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中去。中国早期革命中的很多人物都参与过新闻工作,有些人后来终身都从事新闻事业,成为中国新闻界的中坚。由此也可以看出,新闻学一直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鼓励学生了解社会和民情,参与到改造社会的行动中。

然而,我国新闻学界在关于新闻学学科属性的认识问题上一直存在一些不同观点^①。比如有的认为是人文科学,有的认为是社会科学,有的认为是带人文性质的社会科学。因为新闻传播学不但涉及人文科学,还涉及法学、管理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张昆在《新闻教育改革论》中将新闻传播类专业定位为“文科中的工科”^②,强调新闻传播学的专业动手能力,将实践性提高到新闻传播学学科特色的高度。界定新闻传播学的专业性与独特学科归属,以此区分于传

① 郑保卫. 迈向辉煌的中国新闻学——与郝书锴同志商榷[J]. 现代传播, 2009(6).

② 张昆. 新闻教育改革论[M].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2.

统人文科学的特点，的确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及精神文化意义，也有利于学科的发展。

然而，在当前的新形势下，新闻的理想化实践与业界实际操作之间产生了鸿沟，而这在我们的新闻课堂教育中没有得以深入追问。专业教师们强调新闻的专业性，聚焦于“什么是新闻”这类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象牙塔中想象的新闻学与业界所实践、理解的新闻学之间的鸿沟。强调作为个体的记者在新闻改革中的责任，忽视了引发新闻业危机的组织性、结构性或经济性根源，而经济根源常常是改革的重要推力。将记者的采编功能与经营功能分开，使得记者们无论在其组织内部还是在更大的社会背景下都难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

另一个关于新闻专业化的问题是职业权力问题。专业化意味着将公众置于“依存客户”的角色，其信息选择取决于控制信息的专业记者们，知识基于专业记者的标准被定义、被选择、被呈现，而受众无法实施真正的判断或控制。与其教学生将专业权威视为本专业所内嵌的一种意识形态，不如帮助他们在全新环境中重新认识“什么是记者”及各种实现途径，全面探索、检验新闻的专业性。

（三）教授专业技术与技能

新闻教育的业界导向模式的另一功能是教授适合新闻业入门工作的适当技能。自新闻学创建以来，关于新闻教育是培养“通才”还是“专才”的争论就一直存在，背后同样也隐藏了大学本科该接受何种教育的问题。清华大学计划停招新闻本科生，推行通识教育改革，希望打破文科之间的专业壁垒，培养宽口径人才，这种尝试可能正是大学对于当下新形势的回应。新闻教育一直被视为非常专业化且实践性很强的专业技能培训，在本科阶段接受更广博的通识教育显然对未来的职业发展大有裨益。这也是为何许多教育者建议借鉴美国通识教育理念，在本科阶段更重视通识教育，而将与就业相关的专业职业技能培训设在研究生阶段。

此外，今天的新闻实践标准是在信息相对稀缺、分发主要通过垄断渠道的时代创立的，而现在这些渠道的垄断优势已不再。我们今天的媒体融合及对多媒体技能的使用常常是“新瓶装旧酒”。新闻课程教授新闻的标准生产流程，无视分发载体已发生的流变，依然沿袭了某种特有的模式，但其适用性在新的网络环境下显然已有局限。总之，新形势下的新闻专业学生需要发展出能够应付信息冗余、网络发布、激烈竞争及交互的、异步的、近乎自由的沟通过程的各种技能，才能足以应付不断变化的媒体环境。

（四）新闻人才的社会化过程

新闻教育对实践经验和其他实践训练经验的高度重视，意味着学生能更早地社会化到特定的实践中去。新闻教育的目标，无论是隐含契约还是明文规定，都是职业的社会化。换言之，课程的目的，包括实习、实训和新闻学以外的学习内容，是培养能够在新闻业和大众传播业高

效工作的专业人才。媒体专业人士经常建议改革新闻教育及人才引进模式，包括聘请更多专业人士担任教师。尤其是当下高校新闻教育的雷同化、低水平建设、缺乏与业界的无缝对接等问题备受诟病。聘请业界专业人士不仅能够提供技能和指导，而且在学生就业时可以按照他们的期望、规范和传统对其进行社会化过程。在前信息时代，这种教育模型运行尚好。然而，在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这种教育模式使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机构都无法以创造性或更智慧的方式做出反应。新闻教育不应强化过去的模式，而应有意地让学生挑战如何在这种新环境下做出改进，而不是模仿以前的做法，因为上一代的最佳实践未必是对未来的有效指导。学生对实习期间和培训中的实践进行批判性反思，可以帮助他们更灵活地应对未来的变化。

新闻教育工作者在考虑新闻院系的结构和实践时所面临的视野变化跟新闻业界所面临的挑战一样重大。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新闻教育一直假定一个受过培训的记者即是通才，即受过新闻专业教育的学生能够知道“什么是新闻”，能够进行新闻判断，能够讲故事，能够做些研究，提供一些分析——这其实是一个越来越狭隘的模式。我们有理由怀疑，作为一门手艺的新闻业正在经历一种类似于其他知识分子职业的变革，即大部分工作同时非专业化或无产阶级化，而剩下的人的知识和专业水平越来越高。

换言之，在新闻院系内继续维持现状是站不住脚的。创立一种更适合这个时代需要的新模式，对于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和学者来说，是一项迫在眉睫的义务。

三、后信息时代的新闻教育模式探讨

（一）以社区为中心

如果我们认为当下的新闻教育模式已经不再适应现实，那么我们必须考虑另一个侧重点。在历史上，新闻一直是关于社区的。回归这一侧重点，发展以社区为中心的教育模式，履行记者和教育工作者对其社区所承担的义务。就如同工程专业的目标不是让学生为其在大型工程公司就业做好准备，而是建造安全的桥梁和高速公路，新闻教育的目标应该是在社区内建立起有效的沟通结构。这个目标对于今天的新闻教育来说，可能更有启发意义。正如杜威所描述的：

“在共同（common）、社区（community）和传播（communication）这三个词之间，有一种比字面上更重要的联系。人们由于拥有共同的事物生活在一个社区里；传播即是他们借此拥有共同事物的方法。”^① 传播学者施拉姆同样认为：“传播（communication）一词与社区（community）一词有共同的词根，这并非偶然。没有传播，就不会有社区，没有社区，也不会有传播。”^② 传

① [美] 约翰·杜威. 民主主义与教育 [M]. 王承绪, 译.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0: 5-6.

② [美] 威尔伯·施拉姆. 人, 信息和媒介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播带来了文化的共享,增进了社区居民对于社区的认同,促成了社区归属感的形成和共同体的形成。新闻就是要确定我们在各个社区中共同的目标和利益。然而,今天的新闻业常常是以想象中的受众甚至是李普曼所谓的“幽灵”公众为目标,而不是一个具有共同目标的可识别人群。忽视社区层面的新闻业最终可能被用作按利益划分人群的工具,而不是建立对社区运作至关重要的关系。

随着互联网的出现,人们现在更容易找到与自己有共性的人,根据杜威的定义,真正的“虚拟社区”即可形成。这些虚拟社区,会逐渐地获取政治、经济乃至文化权力,发展成为拥有实权的、有形的、真实的社区。如果新闻工作者仍然固守一种模糊的公众意识,他们将与社区实际运作的方式脱节。以社区为中心的新闻教育需要加深学生对“什么是社区”的理解——是本地社区还是国际社区,是基于地缘关系还是基于趣缘关系——以及新闻业在各种类型的社区中可以发挥的作用。尤其是我国近些年来提倡社区自治,社区赋权成为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国家赋权是一种外部赋权,要使社区真正成为权利主体,还需要依靠媒体和文化的再次赋权,在文化实践和传播实践中将社区整合为一个行动主体,从而能够参与社会公共生活。

新闻界早已认识到对社区的责任,但其面临的现实是复杂的:新闻的客观性、透明性及倾向性的标准,某种程度要求新闻记者与其报道的对象——公民、组织或社区——保持一定程度分离,以保持新闻的相对独立性。然而,本文认为,作为公民的记者既是社区的一员也是对社区负有责任的合作者,其自身对社区的参与可以更好地服务社区。如曼诺夫(2002)所言:“记者是公民的仆人,我们在考虑未来的新闻业及新闻教育时必须考虑公民权的问题。我们首先应该问自己想成为何种公民,我们希望自己的国民成为何种公民……我们的政治共同体处于失修状态在某种程度上是记者的所作所为导致,因而推动改革既是记者的责任,也是新闻教育工作者的责任。”^①

曼诺夫认为记者与新闻教育工作者应共同承担政治改革的责任。新闻院系一旦承担起该责任,其角色将不再是传授给学生预设的职业标准和实践,而是让他们更全面地理解社区的动态,挑战现有实践,以改良和革新公共生活为目标来发展新闻业及新闻学界。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教育侧重点,我们可以考虑以下方式可以使业界中心主义模式转变为社区为中心的模式:(1)与其强调专业性,不如与学生探索如何与社区协作,避免“家长式作风”,实现新闻可信、负责、优质的目标;(2)与其教授单向的、以记者为中心的技能,不如发展适合网络及新媒体新闻的技能;(3)与其致力于社会化记者,不如在新闻院系内培养一种“探究性文化”。

① [美] 罗伯特·曼诺夫. 民主党新闻与共和党主题[J]. 辩论区, 纽约大学, 2002.

（二）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替代选择

新闻的专业主义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是伦理动因的来源，一种是权力的来源^①。在社区语境中探索新闻专业主义的涵义，会发现这一概念的悖论所在。“新闻专业主义”本质上是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霸权的一部分，具有服务于既定体制的功能和保守趋向；西方新闻从业者追求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想过程中，由于现实因素的规范与制约，也常常陷入理想与现实的悖论，解构了西方所标榜的自由、客观、公正、独立的新闻专业主义神话。因而在中国的语境中，新闻教育者及学者需创新地思考可以加强记者与公民关系的替代性组织形式，追问新闻伦理动因的可靠来源是什么？记者如何更好地平衡独立性与其责任？不同的社区如何定义合乎道德的新闻实践？公民该如何使社区新闻的道德判断更加透明？笔者认为，记者必须摒弃“我们知道更多”的态度——旧式的新闻态度认为最好跟公众保持一定距离，并创建允许公众直接参与评估新闻质量的新型组织。以社区为中心的教育可以更充分地探索这类理念，尝试替代方案，并分享研究成果以增加对道德新闻实践的集体理解。这些对话和实验可以为学生提供适用于多样语境的可行想法与见解。

（三）新媒体环境中的新闻技能

以社区为中心的新闻教育应该认识到，新媒体环境中新闻的生产与以往的新闻业生产有本质上的不同，它有助于学生发展利用这些不同的技能。与学生一起学习信息网络并尝试新型的信息创造、分发和组织方式，将有助于重塑新闻实践。同时，要求学生与社区中感兴趣的成员进行持续的合作，以加深他们对社区如何运作以及人们需要什么、想要从新闻获得什么的理解。如此可以发展学生引导、调节社区的技能，帮助学生开发出新闻报道之外的新形式，更有效地联系、分享、寻找资源以及在社会化媒体中工作。这种模式将新闻业扩展为一种过程，也是一种产品，改变了学生被要求“输出”的类型，与此同时对新形式的评估和评价也提出了要求。

新闻教育工作者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时间有限的课堂里提供这类机会。为不确定的受众提供新闻报道与跟已知的公众合作是截然不同的。让学生融入社区是一种学习的方式，在这方面英国 BBC 的用户生成内容中心（“User Generated Content Hub”）就是网络新闻提供有价值的公共服务的例子。新闻教育工作者研究此类实践可以帮学生获取适应未来网络环境的经验。

（四）建立教育共同体

在一个动荡和变革的时代，专业人士与学者之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分裂对新闻业是起

① [美] 桑德拉·博登. 作为实践的新闻 [M]. 伯灵顿: 阿什盖特出版公司, 2007.

反作用的。创建一个探究型社区的新闻院系比自治的、不相关的单位建制对教育者、学者及行业实践者的合作更有效。曹林等学者认为，业界中心主义的话语不断对学界正当性和学科合法性构成冲击，在新闻教育问题上，新闻学界业界是一个教育共同体，学界业界在这个教育共同体中扮演着各自不可替代的责任^{①②}。因而未来新闻教育接下来的重点是培育下一阶段的新闻业，建立探究型教育共同体将有助于提高和丰富新闻实践、研究和教学。与社会化或脱离应用的理论教育不同，探究型教育可以鼓励自我反思、批判性评价和富有成效的实验，这在新闻业发展的这个阶段显得尤为重要。它将有助于教师自身、学生乃至整个新闻行业培养创新精神。在这一特殊阶段，教育者之间可能需要在实质性项目上进行更多的合作。如果以社区为中心的工作、合作和实验能够在大学语境中具有价值和吸引力，那么对人事评估标准进行调整将是很必要的。

四、结语

本文建议新闻教育者拓展“什么是新闻”以及如何实践新闻的理念。将新闻视为一种社区行为、一种过程、一种产品，将有助于教育工作者和新闻专业学生对数字技术催化的深刻变化做出反应。这些变化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大学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这就要求教师们克服困难、质疑某些假设，进行更细致的研究，重新设计课程，与同僚合作，与学生共同参与发展新的新闻实践。

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收集以社区为中心的新闻教育的案例，确定关键影响要素，制定一套更具体的建议和预期结果。它还涉及到新闻机构对许多实验的研究及对下一阶段新闻业轮廓的描述，分析其中的成败得失，衡量各种替代方案的成果。

最终，我们对于未来新闻的期望是“将人性重新置于心中”。它可以给新闻教育带来活力，使新闻教育者能够为构建新的新闻实践做贡献，丰富新闻专业学生的学习，振兴新闻事业，最终提升公民的公共生活。

① 曹林，张红光. 面向共同体：超越业界中心主义的三个迷思[J]. 当代传播，2020（3）：32-35+41.

② 曹林，张涛甫. 关于新闻传播共同体构建的对话[J]. 新闻大学，2020（4）：1-18+119.